

斩断器官交易利益链

潘洪其

数国家一样,中国法律严禁人体器官交易,人体器官买卖都是非法行为。然而,目前我国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超过150万人,常态下能获得移植的仅为1万人,巨大的供求缺口,客观上为器官非法交易提供了空间,催生了一个庞大的黑色利益链条。近年来,各地破获、判处了一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案件,但打击力度和震慑效应并不明显,器官非法交易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甚至呈现出组织化、公开化的趋势,局面令人堪忧。

除了廉价出卖器官的供者和支付高价的受者,器官非法交易的利益链条,主要包括黑中介、团伙头目、医院(大多是民营医院或小诊所)等环节,其中技术含量最高、地位最关键的环节,是那些没有资质却不惮

进行移植手术的医院,如果缺了医院这个环节,即使有再多的供者、受者和再“完备”的黑中介,器官移植也都无法完成。相应地,人体器官非法交易之所以屡打不绝,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卫生部门对医院监管不力和监管失效。所以,要加大对人体器官非法交易的打击,就要加强对医院的监管,而首先必须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管”;如果因监管不力导致人体器官非法交易泛滥,卫生部门及有关人员应当受到问责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被追究刑事责任。

严厉打击人体器官非法交易,一方面需要“堵”,另一方面也需要“疏”。所谓“疏”,不是要让人体器官交易合法化,这个口子绝不能开。这

里的“疏”,是要通过全面、科学的社会教育和伦理教化,改变世人不愿或不敢捐献器官的传统观念,培养、倡导无偿捐献器官的现代文明理念。在25日召开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和卫生部部长陈竺都表示要签署志愿书,成为一名死后无偿捐献器官的志愿者。公众人物承诺和践行无偿捐献器官,对推动形成无偿捐献器官的社会风尚,将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当无偿捐献器官成为更多人的真实意愿和自觉选择,人体器官的供应量将大幅度增加,有助于把人体器官需求从地下交易中“夺”回来。眼下须大力抓“堵”,长远以“疏”为重,疏堵结合,斩断器官交易利益链。

新民随笔

再说“动迁黄牛”

邵宁

“动迁黄牛”是沪上旧改征收(原动迁)基地的一大怪现象,他们像苍蝇一样,挥不去,赶不走,信口开河,忽悠造假,无孔不入。而在杨浦区旧改任务最重的定海地区,两年来通过公开透明的“阳光征收”以及严格管理、执法,“黄牛”基本消失了。我经过几次采访,写了篇报道《征收基地“动迁黄牛”不见了》刊发在2月21日的本报上。

昨天,我接到一位读者的来电。他说,在普陀区的一个旧改征收基地,那里“动迁黄牛”依旧很猖狂,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他们吗?这位读者的老房也属于征收之列,他觉得政策也不错,按照他家的面积、人口,可以补偿3套安置房,他挺满足的。不过,他的一个家庭成员不争气,还是和黄牛勾结,还伪造假证,想通过征收多捞一票。

这位读者是位正直的人,他对于“动迁黄牛”深恶痛绝,也看到黄牛与征收工作人员有接触、勾结的不正常现象。他希望有关部门能来“煞一煞”这股歪风。

这些年来,我在采访中了解到的情况和这位读者所反映的一样,在一些征收基地,“动迁黄牛”依然出没,而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有征收工作透明度不高、政策前后不一致等多种因素,也不排除个别征收人员与黄牛内外勾结,材料审核不严,甚至向黄牛透露居民信息等。

其实,大多数老百姓都是诚实的,对于“动迁黄牛”十分不满,因为黄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肥了自己的腰包,实际上侵害了大多数征收居民的利益。

“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棚户简屋”,这样的景象在上海依然存在。在今后的几年中,上海将加大旧区改造力度,今年的力度就大于去年,将拆除70万平方米的旧房,惠及3万户家庭。而加大对“动迁黄牛”的打击,规范征收行为,不仅深得民心,也是迫在眉睫。

其实,评判一个地区旧改工作的好坏,除了签约率等硬指标,还有一个“软指标”可以参考:有无“动迁黄牛”。哪里有“动迁黄牛”,那里的旧改就速度慢、问题多;哪里黄牛消失,那里的征收工作一定是公平公正、迅速平稳的。

严查校服之外更须善于发现问题

新民网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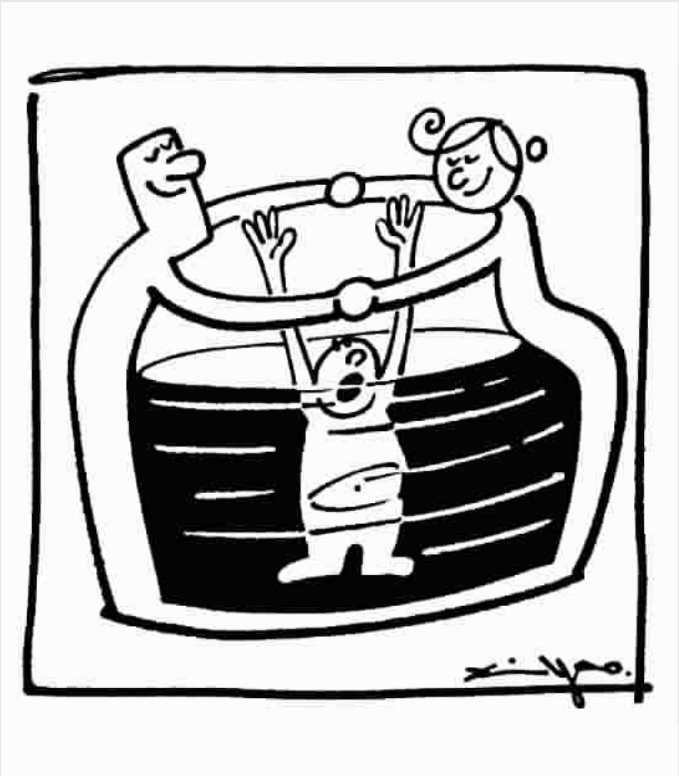
据“上海发布”披露,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问题校服”已明确要求有关部门必须举一反三、强化监管,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确保广大学生健康不受影响。目前,上海已制定了加强校服质量安全管理“若干意见”。

上海人口高度密集,任何安全漏洞都可能导致较大面积人群受到威胁。职能部门既要解决校服安全问题,也要遏制制别的安全问题冒头,千万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保证城市“长安”,就要举一反三,在安全问题发现机制上下苦功。要发现的问题,不仅是指具体的安全事件,还包括监管执法中的纰漏。

比如,出现建筑安全事故后,如果发现建筑市场的招投标制度存在监管缺失,那么还要加强其他市场的监管,建立黑名单。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如果发现一线执法者玩忽职守,那么还要强化其他领域执法者的责任心,加强问责。发生安全问题,如果只简单地就事论事,在问题的具体细节上找原因,而不是反躬自省、看到职能部门的缺失,不善于鼓励外部监督,就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安全问题制造者的手下败将。

本次校服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对公众和媒体提出的不少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比如“若干意见”就明确规定,各学校应发挥家长委员会作用,及时将校服订购情况与学校家长委员会沟通,公示校服订购情况,接受家长监督。这样的制度安排要落到实处,还需要职能部门有持之以恒的执行力,保证各项规定的公信力。

(新民网评论员,网址 www.xinmin.cn)



溺爱等于溺害

郑辛遥

自由谭

《华商报》报道,西安邮电大学学生占位忙。图书馆寒假后开馆首日,考研学生就打响了一场争座之战。凌晨2时许,就有人来排队,更有甚者,为保住座位,用锁链将凳子与桌子锁死。最荒唐的,莫过担心排队占座无望而跳窗破门者。就差大打出手,头破血流了。

别以为这是求知若渴,这些争座学生和中学的范进其实一样可悲,或者说,连范进都不如。范进中了举,或有官做。学生考上研,然后呢?硕士毕业,要面对的八成是比本科生竞争更激烈残酷的就业市场,求个温饱罢了。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继续读博,路越走越窄。同时,自1999年高考扩招,兼之“官博”、“款博”斜刺里杀出,学历、学

成功的爹妈啊,攒点RP,别让你们的小孩变成“熊孩子”!

还教育以本来面目

朱绩崧

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观念愣是洗不掉呢?十多年前,农家出身的北大副校长在央视《广而告之》里深情朗诵一句“知识改变命运”,全国红遍,户诵家弦。如今,官媒不提了,而微博上早给编成段子:“十年前高考,算命的说我能飞黄腾达。十年后,我博士毕业,还是吊丝;没念大学的同学都高富帅了。我找到那算命的,骂他卜卦不准。算命的只幽幽一句:‘知识改变命运。’”

别当笑话看,这是民族的悲哀。这悲哀不仅笼罩了刚刚成年的大学生,

也困扰起稚气犹深的小学童。教育部最近重申了对“奥数”的否定态度,宣称要严肃处理将“奥数”成绩与入学挂钩的中小学。再看民间“奥数”培训,偃旗息鼓了吗?有人说,就算是消停片刻,那也是为新一轮反攻砺剑磨枪。因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质量差别巨大的不争事实,摆在那儿,好多年了。

这些年里,刮过教育产业风、课堂愉快风、大学并校风、二期课改风、本科评估风,能不能乘着十八大的春风,沉静片刻,梳理一番,还教育以本来面目,做足知识上的准备,好迎接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明天呢?